

★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品牌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132075

I216

G2052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

小说卷

主 编 高永年
副主编 沈义贞

 江苏教育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7132075

书 名 20 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小说卷
主 编 高永年
责任编辑 戎文敏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邮编 210037)
电 话 025-5521756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75
插 页 1
字 数 523 000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180 册
书 号 ISBN 7-5343-5001-8/G·4696
定 价 28.00 元
邮购电话 025-5400774,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3249327,3249091
盗版举报 025-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邮购免收邮费,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序

朱晓进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应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对于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而言,这门课的重要作用是其他课程难以取代的。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即对所选作品的讲授,表面看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所重合,所以曾一度被一些高校取消,但取消后随之出现的问题便接踵而来。首先是教学方面的问题。原本这两门课的分工非常明确,二者无论在知识传授还是能力培养亦或方法训练上,均有不同的层次性要求。“作品选”主要是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性讲授,培养学生研究和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以及鉴赏文学作品的审美眼光,其讲授的重点在具体的作品文本;而“文学史”则在系统性、整体性方面有着特别的要求。前者是后者的必要铺垫,而后者是对前者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整体提升。将“作品选”取消,只讲“文学史”,这给文学史的讲授带来的直接麻烦是,限于文学史的整体性要求,如果不时地旁生枝节花太多课时去具体讲解大量作品(事实上课时也不够),容易导致“史”的线索和脉络的中断,使文学史课程变得支离破碎;而置许多经典作品的具体分析于不顾,则也容易使学生缺少对作品的具体感受,从而也难以对文学史做到深入把握。其次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看,如果缺少了“作品选”课程这个阶段,容易造成能力培养和方法训练上的重要缺陷,致使学生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对拉构架、搭框架很内行,而在涉及具体作品时则往往缺少有效的解析能力和办法。这些问题近年来逐渐引起了各高校的重视,在高校中文课程设

置中恢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课,已成普遍趋势。

要开设好“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课,首先要有一部好的教材。这里所谓的“好”,主要是指教材的选目、体例等,要与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相符合。就目前国内已有的教材来看,其中不乏精善者,但多数教材(或曰选本)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过分追求所选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对应,而忽略了“作品选读”课对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方法训练的独特的层次性要求。这样的作品选本,作为“文学史”的附属参考教材是可以的,但靠它难以完成“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任务。所选篇目受“文学史”评价的影响太大,使大量作为文学史现象而颇受关注但却缺少艺术经典性的作品入选进来,这与作品选读课程要解决的问题不太同步。依我之见,“作品选读”课要解决的是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的能力,这是基础;而文学史评价的任务主要应放到“文学史”课程中去解决。再如,许多作品选读教材编者的课程目的不明确,选目随意,缺少体系性,所选作品在风格、文体等方面比较单一,这对培养学生全面掌握分析、研究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的方法和能力是不利的。又如,一些教材对所选文学作品所作的提示性分析,常常不够准确,而且往往以某种片面的结论较武断地将学生导向对作品的唯一而又片面的理解、解释和分析上。这样,该门课程原本以培养学生理解、分析和研究文学作品能力为主的目标,被学生不得不被动接受、记忆某种现成结论的事实上的效果所取代。

由此看来,要编写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选”实非易事。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尤其是作为教材的选本,无论在选目,还是在编撰体例等方面,其背后有着很高的学理性的学术含量。要编写一部好的“作品选读”课程的教材,不仅要有精到的选家眼光,还要有对这门课程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这类选本的编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很好的传统,诸如《昭明

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等，都是一直广为流传的优秀选本。这些选本在流传中，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文学教育教材的功能。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我们应该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不断地根据培养创新性人才的要求，积极探究课程、教学的规律，以不断提高“文学作品选读”教材编写的质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20 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从选目和编写体例上可以看出，编写者们对上述问题是有过认真思考的。该教材在作品选目上，无论在创作方法还是在艺术风格和文体形式上，都真正做到了丰富性和多样性。以诗歌为例，就创作方法而言，既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入选，也有包括象征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诗歌入选；就诗歌体式而言，入选诗歌以现代新诗为主，但也兼顾到旧体诗在 20 世纪文学史中的客观存在，入选了数首旧体诗词；就新诗形式而言，则从自由体诗到新格律诗，从小诗到长篇诗歌均有入选；就诗歌文体风格而言，既有抒情诗，又有叙事诗，还有哲理诗。小说、散文、戏剧等体裁的选目也都是如此，不仅充分考虑到所选作品的艺术的经典性，也注意到了创作方法、艺术形式和风格文体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全面培养学生分析各类文学作品的能力是有益的。

该教材在作品选目的时间跨度上，始于 20 世纪初，直至 20 世纪末，兼顾到了 20 世纪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文学创作。现有的教材所选篇目大多止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近 20 年的文学创作佳作基本上未能选入，这多少是一种缺憾，而该教材在这方面弥补了这种空缺。该教材在作品选目的空间跨度上，也突破了此类教材选目基本限于大陆文学创作的做法，给予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创作以相当的篇幅。这种选目在时空上的扩展，有利于学生较全面地接触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文学作品，使他们对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

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性讲授,同时也能从更广阔的范围去培养学生分析理解不同类别文学作品的能力。应该说,该教材充分注意到了“文学作品选读”课对知识传授、方法训练和能力培养的层次性要求,因而作品选目首先注重从艺术的经典性要求出发,目的在于用好的作品来尽可能提升学生的艺术赏鉴和分析的眼光。但同时,该教材由于充分兼顾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文学创作;而且在正式入选篇目之外,还对有些体裁列出了一些推荐作品目录,这样就使得该教材除了可以用作“文学作品选读”课程的主要教材外,还可用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辅助性参考教材。

该教材在编写体例上也作了大胆尝试,一反以往同类教材往往在所选作品的后面附提示性作品分析的做法,除了作者介绍文字外,还附录了有关所选作品的研究资料目录,这一目录经过精选后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变化,其长处是,避免了提示性作品分析难免片面的唯一结论对学生理解和把握作品可能产生的限制,对改变学生可能会产生的只注重现成结论的记忆而忽略独立分析能力培养的学习效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开具的参考性研究资料目录,对学生了解研究动态和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是有益的。作为教材,这同时也给授课教师以更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参加这部教材编写的人员都同时具有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而且都是多年从事“中国现代作品选读”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的教师。凭借他们的理论功力和教学实践,教材的编写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当然,我们也期待这部教材能经得起教学实践的检验,并期待编写者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不断修订中使该教材更臻完善。

2002年10月

目 录

序	朱晓进(1)
绛纱记	苏曼殊(1)
伤逝	鲁 迅(17)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35)
黄金	鲁 彦(49)
潘先生在难中	叶圣陶(66)
竹林的故事	废 名(83)
春蚕	茅 盾(90)
萧萧	沈从文(110)
山峡中	艾 芜(125)
梅雨之夕	施蛰存(141)
断魂枪	老 舍(153)
小城三月	萧 红(161)
在医院中	丁 玲(184)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204)
倾城之恋	张爱玲(219)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259)
荷花淀	孙 犁(274)
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	路 翎(282)
水牛	杨 逵(289)
苍蝇	钟理和(295)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299)

红豆	宗 璞(337)
伤痕	卢新华(367)
受戒	汪曾祺(380)
飞过蓝天	韩少功(400)
拉萨河女神	马 原(416)
命若琴弦	史铁生(428)
顽主	王 朔(451)
塔铺	刘震云(513)
鲜血梅花	余 华(541)
破开	陈 染(557)
哺乳期的女人	毕飞宇(587)
轮渡上	王安忆(597)
打错了	刘以鬯(605)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607)
附:推荐书目	(621)
后记	(623)

苏曼殊

(1884—1918)，原名苏戡，字子谷，后改名玄瑛，曼殊为其出家后的法号。广东香山入，出生于日本。1902年进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1903年回国，参加革命活动。1904年皈依佛门。与南社交往密切。主要创作有小说《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碎簪记》等。其作品以真情动人，带有强烈的厌世色彩。有《曼殊全集》行世。

绛 纱 记

〔1915年〕

县鸾曰：余友生多哀怨之事，顾其情楚惻、有落叶哀蝉之叹者，则莫若梦珠。吾书今先揭梦珠小传，然后述余遭遇，以眇躬为书中关键，亦流离辛苦，幸免横夭，古人所以畏蜂蛰也。

梦珠名瑛，姓薛氏，岭南人也。瑛少从容澹静。邑有醇儒谢翥者，与瑛有恩旧，尝遣第三女秋云与瑛相见，意甚恋恋。瑛不顾。秋云以其骄尚，私送出院，解所佩琼琚，于怀中探绛纱，裹以授瑛。瑛奔入市货之，径诣慧龙寺披剃，住厨下，刈笋供僧。一日，与沙弥争食五香鸽子，寺主叱责之，负气不食累日。寺主愍念其来，荐充南涧寺僧录。未几，天下扰乱，于是巡锡印度、缅甸、暹罗、耶婆堤、黑齿诸国。寻内渡，见经笥中绛纱犹在，颇涉冥想，遍访秋云不得，遂抱羸疾。时杨文爱、程散原创立砥涸精舍于建邺，招瑛为英文教授。后杨公归道山，瑛沉迹无所，或云居苏州滚绣坊，或云教习安徽高等学堂，或云在湖南岳麓山，然人有于邓尉圣恩寺见之者。乡人所传，此其大略。

余束发受书，与瑛友善，在香港皇娘书院同习欧文。瑛

逃禅之后，于今屡易寒暑，无从一通音问，余每临风，未尝不叹息也。

戊戌之冬，余接舅父书，言星洲糖价利市三倍，当另辟糖厂，促余往，以资臂助。——先是舅父渡孟买，贩茗为业。旋弃其业，之星嘉坡，设西洋酒肆，兼为糖商，历有年所。舅氏姓赵，素亮直，卒以糖祸而遭厄艰。——余部署既讫，淹迟三日，余挂帆去国矣。

余抵星嘉坡，即居舅氏别庐。别庐在植园之西，嘉树列植，景颇幽胜。舅氏知余性疏懈，一切无訾省，仅以家常琐事付余，故余甚觉萧闲自适也。

一日，为来复日之清晨，鸟声四噪。余偶至植园游涉，忽于细草之上，拾得英文书一小册，郁然有椒兰之气，视之，乃《沙浮纪事》。吾闻沙浮者，希腊女子，骚赋辞清而理哀，实文章之冠冕。余坐石披阅，不图展卷，即余友梦珠小影赫然夹书中也。余惊愕，见一缟衣女子，至余身前，俯首致礼。

余捧书起立，恭谨言曰：“望名姝恕我非仪！此书得毋名姝所遗者欤？”

女曰：“然。感谢先生，为萍水之人还此书也。”

余细瞻之，容仪绰约，出于世表。余放书石上，女始出其冰清玉洁之手，接书礼余，徐徐款步而出。女束发施于肩际，殆昔人堕马之垂也。文裾摇曳于碧草之上，同为晨曦所照，互相辉映。俄而香尘已杳。

余归，百思莫得其解：蛮荒安得诞此俊物？而吾友小影，又何由在此女书中？以吾卜之，此女必审梦珠行止。顾余逢此女为第一次，后此设得再遇者，须有以访吾友朕兆。而美人家世，或蒙相告，亦未可知。

积数月，亲属容家招饮。余随舅父住，诸戚晚父执见余极欢。余对席有女郎，挽灵蛇髻者，姿度美秀。舅父谓余曰：“此麦翁之女公子五姑也。”

余闻言，不审所谓。

筵既撤，宾客都就退闲之轩。余偷瞩五姑，著白绢衣，曳蔚蓝纈裾，腰玫瑰色绣带，意态萧闲。舅父重命余与五姑敬礼。

五姑回其清盼，出手与余，即曰：“今日见阿兄，不胜欣幸！暇日，愿有以教辍学之人。”音清转若新莺。

余鞠躬谢不敏，而不知余舅父胸有成竹矣。

他日，麦翁挈五姑过余许，礼意期殷，五姑以白金时表赠余。厥后五姑时来清谈，蝉嫣柔曼。偶牋触缟衣女子，则问五姑，亦不得要领。

余一日早起，作书二通：一致广州，问舅母安；一致香山，请吾叔暂勿招工南来，因闻乡间有秀才造反，诚恐劣绅捏造黑白。书竟，燃吕宋烟吸之，徐徐吐连环之圈。忽闻马嘶声，余即窗外盼，见五姑拨马首，立棠梨之下，马纯白色，神骏也。余下楼迎迓。五姑扬肱下骑，余双手扶其腰围，轻若燕子。五姑是日服窄袖胡服，编发作盘龙髻，戴日冠。余私谓：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妇人之服，亦亡其家。此虽西俗，甚不宜也。适侍女具晨餐，五姑去其冠，同食。

既已，舅父同一估客至，言估客远来，欲观糖厂。五姑与余亦欲往观。估客、舅父同乘马车，余及五姑策好马，行骄阳之下。过小村落甚多，工人结茅而居，夹道皆植酸果树，栖鸦流水，盖官道也。时见吉灵人焚迦算香拜天，长幼以酒牲祭山神。五姑语余，此日为三月十八日，相传山神下降，祭之终年可免瘴疠。

旁午始达糖厂。厂依山面海，山峻，培植佳，嘉果累累。巴拉橡树甚盛，欧人故多设橡皮公司于此，即吾国人亦多以橡皮股票为奇货。山下披拖弥望，尽是蔗田。

舅父谓余曰：“此片蔗田，在前年已值三十万两有奇，在今日或能倍之；半属麦翁，半余有也。”

余见厂中重要之任，俱属英人；佣工于厂中者，华人与孟加拉人参半。余默思厂中主要之权，悉操诸外人之手，甚至一司簿记之职，亦非华人，然则舅氏此项营业，殊如累卵。

余等浏览一周，午膳毕，遂归。行约四五里，余顿觉胸膈作恶。更前里许，余解鞍就溪流，踞石而呕。五姑急下骑，趋至问故。余无言，但觉遍体发热，头亦微痛。

估客一手出表，一手执余脉按之，语舅父曰：“西向有圣路加医院，可速往。”

舅父嘱五姑偕余乘坐马车，估客、舅父并马居后。比谒医，医曰：“恐是猩红热，余疗此症多。然上帝灵圣，余或能为役也。”

舅父嘱余静卧，请五姑留院视余。五姑诺。舅父、估客匆匆辞去。

余入幕一切昏惚。比晨，略觉清爽，然不能张余睫，微闻有声，嚶然而呼曰：“玉体少安耶？”

良久，余陡忆五姑，更忆余卧病院中，又久之，始能豁眸。时微光徐动，五姑坐余侧，知余醒也，抚余心前，言曰：“热退矣，谢苍苍者佑吾兄无恙！”

余视五姑，衣不解带，知其彻晓未眠。余感愧交进，欲觅一言谢之，乃呐呐不能出口。

俄舅父、麦翁策骑来视余。医者曰：“此为险症，新至者罹之，辄不治。此子如天之福，静摄两来复，可离院矣。”

舅父甚感其言。麦翁遇余倍殷渥，嘱五姑勿遽宁家。舅父、麦翁行，五姑送之，倏忽复入余病室，夜深犹殷勤问余所欲。

余居病院，忽忽十有八日，血气亦略复。此十八日中，余与五姑款语已深，然以礼法自持，余颇心仪五姑敦厚。

既而舅父来，接吾两人归，隐隐见林上小楼，方知已到别

庐。舅父事冗他去，五姑随余入书斋，视案上有小笺，书曰：

比随大父，返自英京。不接清辉，但有惆怅。明日
逃归澳境，行闻还国，以慰相思。玉鸾再拜，上问起居。

余观毕，既惊且喜。五姑立余侧，肃然叹曰：“善哉！想
见字秀如人。”

余语五姑：“玉鸾，香山人，姓马氏。居英伦究心历理五
稔，吾国治泰西文学卓尔出群者，顾鸿文先生而外，斯人而
已。然而斯人身世，凄然感人。此来为余所不料。玉鸾何归
之骤耶？”

余言至此，颇有酸咧之状。此时，五姑略俯首，频抬双目
注余。余易以他辞。

饭罢，五姑曰：“可同行苑外。”

言毕，掖余出碧巷中，且行且瞩余面。余曰：“晚景清寂，
令人有乡关之思。五姑，明日愿同往海滨泛棹乎？”

五姑闻余言，似有所感。迎面有竹，竹外为曲水，其左为
莲池，其右为草地，甚空旷。余即坐铁椅之上。五姑亦坐，双
执余手，微微言曰：“身既奉君为良友，吾又何能离君左右？
今有一言，愿君倾听：吾实誓此心，永永属君为伴侣！即阿翁
慈母，亦至爱君。”

言次，举皓腕直挽余颈，亲余以吻者数四。余故为若弗
解也者。

五姑犯月归去，余亦独返。入夜不能宁睡，想后思前：五
姑恩义如许，未知命也若何？

平明，余倦极而寐。亭午醒，则又见五姑严服临存，将含
笑花赠余。余执五姑之手微喟。五姑双颊略赭，低首自视其
鞋尖，脉脉不言。自是，五姑每见余，礼敬特加，情款益笃。

忽一日，舅父召余曰：“吾知你与五姑情谊甚笃，今吾有

言，关白于尔：吾重午节后，归粤一行，趁吾附舟之前，欲尔月内行订婚之礼；俟明春舅母来，为尔完娶。语云‘一代好媳妇，百代好儿孙。’吾思五姑和婉有仪，与尔好合，自然如意。”

余视地不知所对。

逾旬，舅父果以四猪四羊、龙凤礼饼、花烛等数十事送麦家。余与五姑，姻缘遂定。自是以来，五姑不复至余许，间日以英文小简相闻问耳。

时十二月垂尽，舅父犹未南来。余凭阑默付：舅父在粤，或营别项生意，故以淹迟。忽有偻偻疾驱而来者，视之，麦翁也。余肃之入，翁愁叹而坐。

余怪之，问曰：“丈人何叹？”

翁摇头言曰：“吾明知伤君之所爱，但事实有不得不如此。”言次，探怀中出红帖授余，且曰：“望君今日填此退婚之书。”

余乍听其言，蕴泪于眶，避座语之曰：“丈人词旨，吾无从着思。况舅父不在，今丈人忍以此事强吾，吾有死而已，吾何能从之？吾虽无德，谓五姑何？”

翁曰：“我亦知君情深为五姑耳，君独不思此意实出自五姑耶？”

余曰：“吾能见五姑一面否？”

翁曰：“不见为佳。”

余曰：“彼其厌我哉？”

翁笑曰：“我实告君，令舅氏生意不佳，糖厂倒闭矣。纵君今日不悦从吾请，试问君何处得资娶妇？”

余气涌不复成声，乃奋然持帖，署吾名姓付翁。翁行，余伏几大哭。

尔日有纲纪自酒肆来，带英人及巡捕，入屋将家具细软，一一记以数号，又一一注于簿籍，谓于来复三，十点钟付拍卖，即余寢室之床，亦有小纸标贴。吾始知舅父已破产，然平

日一无所知。而麦翁又似不被影响者，何也？

余此际既无暇哭，乃集园丁、侍女，语之故，并以余钱分之，以报二人侍余亲善之情。计吾尚能留别庐三日，思此三日中，必谋一见五姑，证吾心迹，则吾蹈海之日，魂复何恨？又念五姑为人婉淑，何至如其父所言？意者，其有所逼而不得已耶？

余既决计赴水死，向晚，余易园丁服，侍女导余至麦家后苑。麦家有僮娃名金兰者，与侍女相善，因得通言五姑。

五姑淡妆簪带，悄出而含泪亲吾颊，复跪吾前，言曰：“阿翁苦君矣！”即牵余至墙下低语，其言甚切。余以翁命不可背。五姑言：“翁固非亲父。”

余即收泪别五姑曰：“甚望天从人愿也！”

明日，有英国公司船名威尔司归香港，余偕五姑购得头等舱位。既登舟，余阅搭客名单，华客仅有谢姓二人，并余等为四人。余劝五姑莫忧，且听天命。正午启舷，园丁、侍女并立岸边，哭甚哀；余与五姑掩泪别之。

天色垂晚，有女子立舵楼之上，视之，乃植园遗书之人，然容止似不胜清怨。余即告五姑。五姑与之言，殊落寞。忽背后有人唤声，余回顾，盖即估客也，自言送其侄女归粤，兼道余舅氏之祸，实造自麦某一人。言已，无限感喟，问余安适。余答以携眷归乡。

越日，晚膳毕，余同五姑倚阑观海。女子以余与其叔善，略就五姑闲谈。余微露思念梦珠之情，女惊问余于何处识之？余乃将吾与梦珠儿时情愫，一一言之，至出家断绝消息为止。女听至此，不动亦不言。

余心知谢秋云者，即是此人，徐言曰：“请问小姐，亦尝闻吾友踪迹否乎？”

女垂其双睫，含红欲滴，细语余曰：“今日恕不告君，抵港时，当详言之。君亦梦珠之友，或有以慰梦珠耳。”